

刘鹏凯专栏·西北以北

书心书影

小说世情

## 从外面把门关上

一个人走在月亮下面，远处闪烁着几盏没有性别的灯光，月亮在天上有些孤独，灯光不时地抛个媚眼过来。

那一夜出奇地漫长，像拖着长尾巴的寒冬。四周一片静寂，是谁家的狗从门前悄悄经过，嘴里发出一种幸福的声音，凭我多年观察的经验判断，它应该是刚刚遭遇了一次爱情。风聚集在屋侧那棵已经上了年纪的槐树间，停留在或者跑动，只听鸣的一声尖叫，把门吹开了。

烛火在十分暧昧的黑夜中摇曳了一下，又一下，终于灭了，银色的月光瞬间倾泻进来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外面下雪了，好大的一场雪。我有些激动，没有急着点燃蜡烛，而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扭头观望着外面的月光、飞雪，和一些零散的琐碎的足迹，那些足迹肯定是刚才那条幸福的狗留下的。

天黑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停电了，我以为就自己住的屋子没电了，出门一瞅，整个大院里到处都是黑乎乎的。昏暗中，有人在发牢骚，有人在埋怨，有人在叫骂：“日他哥的，停啥电嘛，睡觉。”不远处的一家，还传来小孩委屈的哭声。隔壁是一对新婚的小两口，当黑夜铺天盖地涌过来时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，只有他俩的甜言蜜语穿过密不透风的墙到了这边，听得我两耳发热，过了一会儿，又传来一阵气喘的声音，随后又是一阵女人的嘤嘤的哭泣声。

哭声将黑夜引向了深处。这是一些年头已久的单身职工宿舍，清一色的平房，结构和质量很差，隔音也有一些问题，连邻居家穿的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。不过还好，他们都是年轻人，大部分都还单身，当然也有新婚不久的，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和他们的年龄一样，一切都是无所谓的样子。而我混迹于其中是缘于大哥快要结婚，家里临时借了一间房用来给他打家具，正好赶上我放假回来，看家的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。那时我二十出头，渴望自由的同时又在学习写作，这个两全其美的任务让我乐此不疲。

我白天出门四处游荡，晚上回来读书、写小说，过着黑白颠倒、日夜不分的生活。

在大雪的映衬下，月光开始变得模糊不清，隐隐约约的风声一直响在远空里。我站起身，点燃蜡烛，摇摇晃晃的烛光在墙壁上来回摆动，像一条蛇。然后我把门关上，屋里一下子沉寂了。当我进入状态准备叙述小说的主人公怎样离开故土的时候，门咚咚地响了起来，我被这半夜的敲门声吓了一跳，厉声问道谁啊？我。一听声音，就知道是我的同学亚宏。门一开就涌进来两个带着寒气的雪人，其中一个是他的女朋友。

天都快亮了，这两个家伙干什么去了？我一脸狐疑。进来后我才知道他们去看夜场电影了，因为电影在凌晨散场，又没地方去，就想起了我，并带来了一瓶白酒和几袋花生米。我们围着火炉碰起了杯。

门一直开着，炉火很旺。这时风停了，雪在空中漫无边际地飘舞着，弥漫了整个天空。古人曰：雪后行船，暗香浮动；才子把酒，佳人弄弦。

酒让我们渐渐悟到了雪的意境：大象无形，雪落无声。

黎明时分，我们都有一些微醺。门外白茫茫的光亮就像我们的青春，雪白透明。

他们要走了，我躺在床上冲着他们喊：“从外面把门关上。”

那个遥远的雪夜在我的记忆中就这样凝固了，长久以来滋润着我。那时候，我们把自己关在门外，如今，我们把自己关在门里。



刘鹏凯，安徽人，1968年生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白太阳》、散文集《心灵的边缘》《左边狐狸右边葡萄》、诗集《愤怒的蝴蝶》等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津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香港文艺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刊》等文学期刊。

## 生命的回望

——献给吴新生作品集《蓦然回首》

胡静



《蓦然回首》 吴新生 著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厚的老友，知性的于姐等，一一在文字中立起来，走向你。当他们转身，你的内心已潮湿一片。

“无论心在咫尺还是身在天涯，我总感觉到它在召唤，它是记忆的开始，是梦的符号。”如此深情，是对故乡的桥，瓦屋，红土坎，上码头的告白。那一幅幅斑驳泛黄的画面，是作者的来处，是随着年龄增长愈加浓郁的乡愁。

“目之所及”，是作者曾游历的景点。六户人家、鹤落坪、浮山、东流老街、龙潭寨、汤泉乡、鲁迅故居、延乔读书处……新生且行且思，从中“安顿疲惫的身心，倾听生命本然的节奏”。这类文篇目不多，却给

人深刻印象，读来令人沉醉。不因因语言优美，意境深远，更因这些地方，是目之所及，也是心之所往！

闲闲坐下，天马行空，在文字中对语与敞开，侃侃而谈，谈阅读，谈朋友，谈皮囊，谈独处，谈雨雪，谈春茶，什么都谈，涉猎广泛，像是明清小品，篇篇清雅又不失深邃，由此组成了“闲想断章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新生对生活的深刻洞察，它们不仅是情感的流露，思想的彰显，还融入了丰富的哲理。如《独处》一文中，新生一层层谈独处的特性，由此引发对生命的思考：“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而真正的修行不在山上，也不在庙堂，而是在滚滚红尘中。在修行中生活，在生活中修行。把无喜无悲、得失两忘藏于自己的心中。”

“岁月有声，且叹且歌”，两个章节涵盖面很广，写的都是击中人心、留下回响的人与物。虽然有些人隔着很远，但新生通过深度阅读与思考，穿越时光隧道，与古人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新生对宋代文人特别感兴趣，在《大宋那几个人》中，隆重之地请出了我们最爱的三位：苏轼、李清照、辛弃疾。不难猜度，桐城派故里孕育出的新生喜欢大宋的原因——那是一个“与读书人共天下”的时代。新生对苏轼尤为偏爱，在大宋文人群像中第一个画了他，不过瘾，又写一篇《暮烟雨任平生》，还不过瘾，再来篇《你好，东坡肉》。这种深到骨子里的爱，岂止是因其才华、品性？新生说：“这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，穿越千年，抚慰着今人的伤口，更让无数失意愁苦之人，不断从中汲取迎面生活的气力。”一言中的，中了多少人的同理心。

红尘俗世，总有很多不公与算计，遭遇与打击，然，经岁月的洗礼和回忆的沉淀，蓦然回首，你会发现：往事如此美好，只因我们真正地生活过。



书光  
张永生  
摄

信笔扬尘

## 未婚妻陪考

张晓峰

别人的高考大都是父母去陪考的，我的高考却是未婚妻全程陪同的。

由于我对数学一窍不通，此前参加了两次高考，都以失败告终。我决心再复读一年，为跳出农门再“赌”一把。高考前进行的几次摸底考试，我最好的成绩是刚过大专线。而且我的身体也不好，严重的失眠折磨得整天无精打采、疲惫不堪。

高考那天，我对母亲说，今年你们别跟着去了，你们去了也不起什么作用，反而给我增加压力。父母对我也抱不抱多大的希望，就给了我五十块钱。让我自己骑车去。我刚出村子，就见一个姑娘站在路边把我拦住了，原来是两个月前和我订过婚的玉兰。两个月前，姑姑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，家里人硬逼着我去相了亲。一见，竟是我初中时隔壁班的同学。因为我们两个班的语文老师是同一个人，那个老师经常在她们班读我的作文，所以她对我很有好感。玉兰文文静静的，大眼睛，衣着朴素又得体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姑姑问我怎么

样，我说还可以。我想着玉兰不会同意。我瘦瘦弱弱的，如果考不上大学，怕养活自己都难。想不到，玉兰竟然也没意见，母亲给了她家一千块钱，算是订下了亲。

我问她怎么会在这里。她说：“这是你一生中的大事，咱们定了亲，我得陪你去。”她递给我一个书包，说：“这里有煮熟的鸡蛋，有开水，你带上吧！”考场外什么都有卖的，不用带，你拿回家自己吃吧！”玉兰睁大眼睛看着我，似乎闪烁着泪花：“你这么快就反悔了？”“不是，你挺好的，我没反悔。”玉兰脸上马上就有了笑容，把手中的书包塞到我怀里，抢过了我的车把：“你身体没我好，我骑车，你坐后面。”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但又拗不过，只好顺从了她。玉兰的头发可能是刚洗过的，散发着洗发水的清香，特别好看。我问她：“我家穷，人也长得不好，你怎么会看上我，还对我这么好？”她说：“你作文写得好，有才华呀！我喜欢有才华的人。”天呀！我算有才

华吗？第一次被一个女孩子夸赞，我内心还是蛮幸福和得意的，我感觉自信了好多。我看她身上出了汗，要骑车载她一段。她不同意：“考大学这么大的事，你不能累着，我身体比你强壮，我一天能割一亩麦子呢！”“我对干农活可是一窍不通，要是考不上大学，地里的农活可都等你来干。”“没事，包我身上，我什么都能干。万一你考不上，你就到我爸的厂里当会计……”想想真好笑，在去参加高考的路上，我们竟然规划和憧憬起婚后的日子了。

快到考场了，玉兰找了个树荫停下。休息了一会儿，我要进考场了，她轻轻抱了我一下：“祝你成功，我在这里等你，中午我们去吃饺子。”

那年的高考我觉得无比轻松，因为我无论考得好坏，都有一个美好的女子在等我，会陪我一起走下去。也就在那年我成功上岸，考上了本市的师专。我毕业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娶了玉兰。

## 窑火

高低

老秦蹲在窑前，手里攥着一把松针。山脊暗下来，成了青紫色。他划着火柴，火苗“噗”地舔上窑膛，他佝偻的背似乎被那热力顶直了一瞬。这是镇上最后一座龙窑，卧在山坳里像条疲惫的龙。明天，推土机就要进来，文旅开发要在这里建玻璃滑道。

“爸，手续都办完了，补偿款够您在城里买个两小两居。”儿子秦小北把最后一筐坯子码进窑，手套上沾着褐红的泥。

老秦没应声，只盯着窑口。火光在他脸上游走，把那些沟壑照得明明灭灭。他今年六十七岁，烧窑四十八年，手上的茧子厚得能直接捏起滚烫的坯体。

“这窑里还有三十件客人的货。”半晌，他说，“人家半年前下的单，定金收了，不能失信。”

“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等半年？”小北摘下眼镜擦汗，“客户刚才打电话，说不要了，定金赔您。”

松柴在窑膛里噼啪作响。老秦往火里投了把干松针，青烟腾起来，带着一股辛辣的树脂香。

“他不要，我要。”老秦说，“我应了他的事，就得把东西完好地交到他手上，这是规矩。”

小北叹了口气。他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做电商，这次回来是专程接父亲走的。他不懂，一窑粗陶碗能值几个钱，值得与整个开发计划对抗？

夜渐渐深了。龙窑沿着山坡爬升，窑火一层层向上推进，像一条发光的脊椎。老秦每隔半小时就要投一次柴，控制火候。这是全手工的技艺，没有温度计，没有数控面板，全凭眼观烟色、耳听火声。

“去睡吧！”老秦对坐在门槛上的儿子说，“明天还要赶早班车。”

小北没动。他望着父亲在火光中忙碌的剪影，忽然想起小时候，也是这样蹲在窑口，看父亲把一筐筐泥坯变成流光溢彩的瓷器。那时龙窑边还有十几户人家，整夜整夜，山坳里亮如白昼。后来，大家都搬去镇上做瓷砖了，只有父亲守着这座老窑，像守着一座坟。

凌晨三点，窑温到了最关键的时刻。老秦突然停住手，眉头拧成疙瘩。

“糟了。”他跳到观火孔上，“火色不对，发乌。”小北凑过去，只看见一片刺目的红。“怎么了？”

“前段受潮，柴不干，窑里走了阴气。”老秦的声音发紧，“这一窑，可能要塌火。”

塌火意味着前功尽弃，三十件坯子全废。小北看着父亲，这个在城里人眼中固执、落伍的老人，此刻眼里竟有一丝慌乱。不是怕损失，是怕那个等了他半年的客人，最终拿不到东西。

“有办法吗？”小北问。“有。”老秦直起身，“要有人从窑尾爬进去，在最高温的那一节把一把把急火。但窑膛里现在七八百度，进去就是烤肉。”

他转身去拿防火毡。小北却先一步抓在手里。“我去。”

“你？”老秦瞪大眼睛，“你连柴都不会劈。”

“我懂热力学。”小北把防火毡披在身上，“您教过我，火要的是气，不是蛮力。窑尾缺氧，补火要挑松脂最厚的干柴，斜着架，让风道形成对流——对吗？”老秦愣住了。他没想到儿子还记得这些。

“我教到三十，您拉我出来。”小北钻进了窑尾的检修口。

那一分钟像一个世纪。老秦死死攥着儿子的脚踝，感觉那具年轻的身体在颤抖。火光从缝隙里溢出来，把夜色烫出一个洞。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，也是这样攥着儿子的小手，教他揉泥。那时候小北总说：“爸，泥好脏。”

“起——”小北大吼一声，从窑尾滚出来，头发焦了一绺，脸上漆黑，只剩眼睛亮得吓人。

老秦扑过去，一把抱住儿子。防火毡烫得吓人，他却不松手。

“成了。”小北喘着气笑，“火色转青了，您看。”

老秦抬头，观火孔里，火焰正从浑浊的橘红转为清亮的青白，像一汪被搅动的月光。那是龙窑最美的时刻，火纯了，瓷就活了。

天蒙蒙亮时，窑火稳定下来。父子俩坐在窑口，分一根烟。山下的推土机还没来，晨雾在林间浮动，带着草木的腥甜。

“爸，我留下吧！”小北突然说。

老秦夹着烟的手顿了顿。

“我算过一笔账。”小北望着蜿蜒的窑身，“城里那些‘手作’陶瓷，一个杯子卖两三百。您的手艺，值这个价。但缺的是——”他顿了顿，“让年轻人看见的渠道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直播、网店、故事包装。”小北把烟掐了，“您守的是‘信’，我懂的是‘桥’。桥搭好了，您的规矩，就有更多人懂了。”

老秦沉默了很久。晨光里，龙窑的砖缝间还冒着缕缕青烟，像一条正在呼吸的龙。

